

中國大陸教會急需分辨的 「語言」神恩現象

耿占河

摘要：「語言」神恩是神恩復興運動成員中的普遍現象，被神恩復興運動視為聖神臨在的標記。然而，中國大陸教會神恩復興運動中所呈現的「語言」神恩現象，從起初就飽受爭議。本文願意和大家一起從神學角度分辨何謂「語言」神恩，以幫助中國大陸神恩復興運動健康發展。

關鍵詞：「語言」神恩、神恩復興、中國教會

Abstract: *The gift of tongues is a common phenomenon among the members of the charismatic renewal, and is regarded as a sign of presence of the Holy Spirit. However,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Chinese charismatic renewal, the gift of tongues has been a controversial phenomenon. This article aims to discern the meaning of the gift of tongues from a theological perspective, in order to promot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harismatic renewal.*

Keywords: *gift of tongues, charismatic renewal,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1. 前言

神恩復興運動是中國大陸天主教會內當今最引人注目的平信徒運動之一，然而自該運動在中國大陸天主教會展開之際，就由於眾多「不尋常現象」在教友中引起側目、議論、爭吵與混亂。神恩復興運動是中國教會（甚至應該說普世教會）從未出現過的全新現象，大部份神職人員以及平信徒都缺乏足夠的理論與經驗作為憑藉對之進行判斷，面對該運動出現的各種現象，常有不知所措之感。

面對神恩復興運動帶給中國教會的挑戰，中國基督徒有必要對之進行全面性考察，以幫助中國教會能夠善用該運動中真正的神恩，阻止個別基督徒走上彎路甚或歧途。

根據神恩復興運動的描述，無論基督新教還是天主教內的神恩復興運動，「語言」神恩是該運動成員中的普遍現象，被視為最廣泛與最顯明神恩，是該運動的獨特標記，是聖神臨在的有力證據，是該運動的主要組成部份，是其他神恩的開端與觸媒，是該運動的支柱。如果「語言」神恩消失，那麼神恩復興運動將走向崩潰與瓦解。¹不過，認真檢視中國大陸天主教會內神恩復興運動的「方言」現象，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方面，都存在著瑕疵與隱患。這些問題不獲得解決，將給該運動帶來致命性的打擊。本文將集中檢視中國教會內神恩復興運動中的「語言」神恩現象，希望拋磚引玉，引發中國教會內基督徒對該現象做出更多，以及更專業的神學思考。

1 華爾西，田毓英譯，《認識天主教神恩復興運動II》（台北：台北教區神恩復興與服務小組，1996），頁142。

2. 「語言」神恩在神學理論方面的問題

中國大陸天主教神恩復興運動，來自於中國大陸之外天主教神恩復興運動的輸入，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雖然已經在大陸培養了一批骨幹領導人，不過並沒有出現自己的理論性人才與研究，至今仍然以海外華人神恩復興運動的神學作品，作為自己宗教經驗的根據、支持與理論原則。這其中尤將台灣教會王敬宏神父的作品奉為圭臬。王敬宏關於「語言」神恩的代表性作品，應首推《神學論集》第38期中的〈舌音神恩〉一文。

王敬宏在此篇文章中對於「語言」(*glossais*)神恩做了全方面性的闡述，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中國大陸天主教神恩復興運動對於「語言」神恩的基本理解和態度。

〈舌音神恩〉一文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語言」神恩的存在基礎：「語言」神恩自古存在於教會之中，聖經中的專有名詞為「*glossalalia*」，天主教思高聖經將之譯為「外方話」或「方言」。「語言」神恩有其堅強的聖經依據，多次與聖神降臨到基督徒身上的現象同時出現，例如宗2:4描述宗徒們領受聖神之後，都「照聖神賜給他們的話，說起外方話來」；同樣的經驗見於宗10:44-46，「伯多祿還在講這些話的時候，聖神降在所有聽道的人身上。那些受過割損與伯多祿同來的信徒，都驚訝聖神的恩惠也傾注在外邦人身上，因為聽見他們說各種語言，並頌揚天主」；此外，當保祿給若翰的門徒覆手時，「聖神便降在他們身上，他們就講各種語言，也說先知話」（宗19:6）。其他的聖經依據還有谷16:17-18 記載耶穌派遣門徒時，關於語言神恩所說的話：「信的人必有這些奇蹟隨著他們：因我的名驅逐魔鬼；說全新的語言」。保祿宗徒也多次在寫給不同教會的書信中提到

「語言」神恩，例如在格前12:1-11中，保祿說聖神的神恩中包括「能說各種語言」（格前12:10），保祿也說自己有語言神恩：「我感謝天主，我說語言勝過你們眾人」（格前 14:18）。²

第二，「語言」神恩的質料 (*materia*)：「語言」神恩的「希臘文為*glossa*，意思是由舌頭發出來的聲音，或是所說的語言。在神恩復興運動的經驗中，當人以舌音神恩發聲時，所講的絕大多數並不是任何一種人間已有的語言，而只是一連串的聲音……如果把這個字翻譯成方言、異語或語言，都可能給人帶來一些誤解。」³因此，應該將「語言」神恩翻譯為「舌音」神恩。⁴換言之，所謂「語言」神恩，並非某種語言，只是一連串的聲音而已。

第三，「語言」神恩的本質 (*forma*)：關於「語言」神恩的本質，王敬宏給出了多種理解的可能性。首先，「語言」神恩是講述天主的奧秘，因此人並不能理解；其次，「語言」神恩是一種祈禱，是聖神在人內祈禱：

所以此時人的想象力和理智不被佔用，它實在是一種超越人的理性與想象力的祈禱。有了以舌音祈禱體驗的人很自然會想到保祿在羅馬人書所說的：「同時聖神也扶助我們的軟弱，因為我們不知道如何祈求才對；而聖神卻親自以無可言喻的歎息代我們轉求，那洞悉人靈的天主，知道聖神的意願是什麼；因為他是按天主的旨意代聖徒轉求」（羅8:26-27）。許多在實際的生活經驗中，我們的確不知道如何祈禱才對，如果我們用舌音神恩祈禱，我們就會發現聖神在我們內代我們轉求，而祈禱的一定是合乎天主的旨意。⁵

2 王敬宏，〈舌音神恩〉，《神學論集》38期（1978），頁491-494。

3 同上，頁487。

4 參閱同上。

5 同上，頁499。

第四，「語言」神恩的功能：首先，「語言」神恩可以建樹個人（格前14:4）⁶，例如，「當人心情煩悶時，不知如何處理淤積在內心的許多體會和感覺。那時用舌音神恩祈禱，讓天主聖神把內心的淤積的東西宣洩出來。很多人如此作了之後，不久便會恢復心靈的舒暢。」⁷再者，可以使「語言」神恩者在祈禱時

有一種甜蜜的感覺。但通常這種神慰和感覺很快的消逝。以後用舌音祈禱是非常單調和乏味的。參與神恩復興運動的神修學家卻鼓勵有說舌音神恩的人，最好每天用一段時間的它來祈禱。……當人的舌頭被動發出聲音來時，天主聖神也在人心中做潛移默化的作用。但是如果恆心地用舌音神恩祈禱，會發現自己整個地心情有相當大的變化。這種變化不是靠著理性和心理學的分析，也不是靠著人有意識地去改變。由於聖神的力量，可以達到人下意識地最深處，他可以在人心最深的地方工作，改變人的氣質和心靈的狀態。最後我們可以從它的果實認出聖神的工作，因為「聖神的效果是仁愛、喜樂、平安、忍耐、良善、溫和、忠信、柔和、節制」（迦5:22-23）。在這樣的經驗中，一切皆是憑著信德而行；必須經過相當時期後，聖神的果實才能在祈禱者的實際生活的生命中顯示出來。實際上，這種過程與天主在人靈上工作的一般淨化過程非常近似；它也可縮短人靈被淨化的時間，並加深人靈被淨化的程度。⁸

最後，「語言」神恩也可建樹別人：「語言」神恩是聖神在人內以其不可言喻的歎息為人向天主祈禱，因此比普通

6 同上，頁490。

7 同上，頁499。

8 同上，頁500。

祈禱更加有效，也是一種為別人祈禱的有效方式，尤其是當人不知道該如何祈禱時。⁹例如，

在治癒服務上，有名的麥克納（Fr. Francis MacNutt, O.P.）常用舌音為人祈禱。他常常要到很多不同的國家去旅行。有時，他根本不能夠講當地的語言，他就用舌音神恩為人祈禱來治癒人心靈和身體的創傷。另有一些時候，由於時間不多，無法一一詢問那個人的病症是什麼，所以每來一個人，他略問一兩句後，就用舌音為他祈禱，發生了極良好的效果。¹⁰

第五，「語言」神恩的可操控性：「語言」神恩是一項非常普遍的神恩。人人都可以渴求這項神恩，因為保祿宗徒曾說：「我願意你們都有說語言之恩」（格前14:5），而且皆可獲得它。¹¹根據神恩復興運動的經驗，該運動成員獲得第一種神恩，基本上都是「語言」神恩，而且皆可以立即或很短時間內就獲得它。

除了極少數的例外，一般人得到舌音神恩都必須主動而積極地渴望得到它。在一個人領受了所謂「在聖神內受洗」的經驗之後，如果他願意得到舌音神恩的話，大半需要已經有舌音神恩的人和他一起祈禱。他必須先學習不要用理性管制他舌頭的動作。當另一個人用舌音神恩和他一起祈禱時，他就用舌頭作一些毫無意義的聲音。開始的時候，他仍然覺得他主動的管制舌頭的動作，可是在過程中，他會體會到不再主動地管制舌頭的動作。

9 參閱同上，頁499，500-501。

10 同上，頁501。

11 華爾西，《認識天主教神恩復興運動II》，頁142；參閱王敬宏，〈舌音神恩〉，頁504。

他的舌頭被動地被轉動和扭曲，發出一些他自己也聽不懂的聲音來，他就已經獲得了舌音神恩。¹²

只有極少數的例外，「就是不管人願意與否，人在聖神的強制下得到這種神恩。」¹³在獲得「語言」神恩後，「語言」神恩可受人的理性與意志控制，可隨時開始與結束，¹⁴即使是第一次獲得這種神恩時也是如此。此外，「語言」神恩表現不同，有的動聽悅耳，有的則並非如此。如果有人對自己的「語言」神恩形式不滿意，可以祈求聖神改變，隨後可以改變自己的「語言」神恩表現形式。

第六，「語言」神恩的重要性：神恩復興運動中普遍流行的觀點是，「語言」神恩是通往其他神恩的首要門戶。¹⁵王敬宏說：

在神恩復興運動中，人們普遍的經驗是最先得到舌音神恩；然後，他也發現在不同的情形下為聖神所推動，而向其他的神恩屈服或領受其他神恩。通常來講，一個人不會止於只有舌音神恩而沒有其他神恩。當然以上所說的並不是一個絕對的規律，也不是說聖神規定一個人必須先向舌音神恩屈服之後，才能得別的恩賜。但一般的經驗指出，在一個人領受舌音神恩之後，他更容易分辨聖神是否在推動他接受別的神恩，他也能更有效、更正確地去使用別的神恩。¹⁶

12 王敬宏，〈舌音神恩〉，頁497。

13 同上，頁498。

14 參閱同上。

15 華爾西，《認識天主教神恩復興運動II》，頁142；參閱王敬宏，〈舌音神恩〉，頁503。

16 王敬宏，〈舌音神恩〉，頁507。

為何「語言」神恩是其他神恩之門？王敬宏解釋說：「在人向舌音神恩屈服的過程中，便很清楚地體會到自己被動地為聖神所推動。這個明確為聖神所推動的經驗，確實是引人進入其他神恩之門。」¹⁷

第七，「語言」神恩經驗的權威性：王敬宏認為，雖然神恩復興運動中關於「語言」神恩的經驗與聖經上關於「語言」神恩的描述有出入，然而聖經上對於「語言」神恩的描述並不全面，沒有給出「語言」神恩的所有特徵和表現，必須用現在神恩復興運動中該項神恩的實際表現來進行補充，「聖經的記載如果和教會的信仰經驗分離，也可以成為致人於死地的文字。」¹⁸他也宣稱，由於教會自古至今的聖經學家對於「語言」神恩的理解，與神恩復興運動關於「語言」神恩的經驗不同，因此，

許多聖經學家大半說神恩的經驗是出神而非常感情化的經驗。從神恩復興運動中對說舌音神恩的經驗來看，除了極少數的例外，說舌音神恩者理性完全清楚，並沒有出神的狀態；所產生的感情作用是可以用人來控制的，而並沒有一種強迫性。即使美國在1968年所出版的有名的熱羅尼莫聖經註解對舌音神恩的解釋，幾乎可以說是完全的錯誤，與在神恩復興運動中所體會的根本不相符合。¹⁹

17 同上，頁506。

18 同上，頁496。

19 同上，頁496-497。

3. 中國教會神恩復興運動中「語言」神恩理論中可能存在的問題

認真審視中國教會神恩復興運動理論大師王敬宏神父關於「語言」神恩所做的各種描述，不難發現其中不乏牽強附會，甚至斷章取義之談。理論是實踐的指導原則，如果「語言」神恩的指導理論發生錯誤，其嚴重的後果將是該運動不可承受之重，勢必重擊該運動本身及其未來前景。綜觀王敬宏神父對於「語言」神恩的說明，筆者認為在下述論點上有嚴重的可疑之處。

3.1 「語言」神恩的存在

「語言」神恩的確曾經存在過，聖經上對此有非常明確的記載，例如宗2:4描述宗徒們領受聖神之後，都「照聖神賜給他們的話，說起外方話來」。此外，宗10:44-46記載，當「伯多祿還在講這些話的時候，聖神降在所有聽道的人身上。那些受過割損與伯多祿同來的信徒，都驚訝聖神的恩惠也傾注在外邦人身上，因為聽見他們說各種語言，並頌揚天主」；類似的記載也出現在宗19:6的記載，當保祿給若翰的門徒覆手時，「聖神便降在他們身上，他們就講各種語言，也說先知話」（宗19:6）。無疑，「語言」神恩是一個奇妙的現象，並非普通人可理解的語言。然而，王敬宏神父將聖經上不同的「語言」現象不加考察地拼湊在一起，都歸為「語言」神恩，時而說「語言」神恩是人講論天主的奧秘，時而又說「語言」神恩是聖神在人內，以其不可言喻的歎息來代替人向天主祈禱。²⁰不過，保祿宗徒在羅8:26並沒有論及神恩，也就是說，所謂「語言」神恩乃聖神在我們內以自

²⁰ 參閱同上，頁505。

己的歎息向天父祈禱的理解，並沒有明顯的根據與堅強的基礎。因此，神恩復興運動將「語言」神恩的本質理解為聖神在我們內的祈禱，實屬牽強附會與斷章取義之舉。「語言」神恩的本質是什麼，這是一件至關重要且嚴肅的問題，因為神恩復興運動將這一神恩已經置於崇高的地位，視為「神恩」的門戶，是該運動存亡的關鍵，豈能草率不察？

3.2 從「語言」到「舌音」

王敬宏神父將「語言」神恩理解為「舌音」，其理由是，「語言」神恩「『不是對人，而是對天主說話，因為沒有人聽得懂，他是由於神魂講論奧秘的事』。如果把這個字翻譯成方言、異語或語言，都可能給人帶來一些誤解。所以最後我採取了一種更正宗的翻譯，譯為舌音神恩。」²¹因此，他將天主教思高聖經中所有與「語言」神恩有關的地方，擅自改為「舌音神恩」。例如，「在馬爾谷16:17中提到：凡是信耶穌基督的人，必有一些奇蹟隨著他們。其中有一個就是說新舌音 (*linguis novis, glosasis*) (谷16:17)」，²²而天主教思高聖經在此處的翻譯原本為「新語言」；關於聖保祿宗徒在格前14:4論及「語言」神恩時，思高聖經為「那說語言的，不是對人，而是對天主講話」，而王敬宏則將此處改為「以舌音神恩講話，是對天主說話」。²³其餘聖經章節例如宗2:4中描述聖神降臨之後的情景時，思高聖經為「說外方話」，而王敬宏則改為「以舌音神恩讚美天主」；²⁴宗10:1-45講述科

21 王敬宏，〈舌音神恩〉，頁487。

22 同上，頁494。

23 同上，頁487。

24 同上，頁492。

爾乃略等人接受信仰時所發生的經過：「伯多祿還在講這些話的時候，聖神在所有聽道的人身上。那些受過割損與伯多祿同來的信徒，都驚訝聖神的恩惠也傾注在外邦人身上，因為聽見他們說各種語言，並頌揚天主」（宗10:44-46），王敬宏則寫說：「伯多祿在講道的時候，聖神就降臨到所有聽道的人身上，……他們說各種舌音並頌揚天主（宗10:1-45）」²⁵；宗19:5-7講述保祿給若翰的門徒施洗及覆手時說：「保祿給他們覆手，聖神便降在他們身上，他們就講各種語言，也說先知話」，而王敬宏則寫說：「保祿就給他們覆手，聖神就降到他們身上，他們就說各種舌音神恩，也說先知話。」²⁶

王敬宏為何將教會標準中文版本思高聖經中涉及「語言」神恩的地方都擅自改為「舌音」呢？「語言」與「舌音」是同義詞嗎？如果「語言」與「舌音」是同義詞，那麼就根本沒有必要特意做這種修改。如果選擇修改中文聖經的標準翻譯，那麼說明在他的理解中，「語言」與「舌音」不同，所以才認為有必要進行修改。那麼，「語言」與「舌音」之間的區別到底為何？研究「語言」神恩的神學家們是否也如同王敬宏一樣，認為二者之間的確有很大的差別？答案是肯定的。

顧名思義，「語言」與「舌音」屬於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語言」是有結構與內容的，不但包括各種「舌音」，而且「舌音」與概念之間有對應關係。「舌音」則不同，舌頭可以發出不同的聲音，然而各種「舌音」不必然有固定與特指意義。這種差別與許多研究神恩復興運動成員的「語言」神恩現象的專家意見相一致。例如「多倫多大學語音學

25 同上。

26 同上，頁493。

教授沙馬辛 (William Samasin) 曾到過不同文化及各地大小不同的教會作研究。當中包括五旬節和新靈恩的教會。他花了5年時間研究，結論是：『驟聽之下，方言好像是一種語言，但是小心分析之後，方言並不是一種有結構、有內容的語言』²⁷。中國大陸天主教會內神恩復興運動許多成員的「語言」神恩同樣存在這種現象。網上有一段大陸黑龍江省，海倫天主堂神恩復興運動成員於2007年耶穌受難日所做「舌音」視頻，更加增強人們對該運動不少成員中的「語言」神恩只是「舌音」而已的印象與觀感。²⁸筆者認為，王敬宏特意將「語言」神恩翻譯為「舌音」神恩，也許正是因為他已經注意到許多成員的神恩其實是「舌音」而不是「語言」。

「語言」神恩到底是一種有意義的「語言」，還是毫無意義的一連串的「舌音」？所謂「語言」，雖然講者本人及大多數旁人並不能理解「語言」神恩者所講的內容，不過，無論是從聖經論及「語言」神恩時的用語 (*glossa*)，到後期教會的拉丁版本的 (*lingua*) (谷16:17；宗2:4；10:44-46)，或是聖經論及「語言」神恩的情景來看，例如聖神降臨時門徒們所講的話，確實是有意義的語言，因此不同地方的人才能聽到是講自己本地的語言。「語言」神恩的本質都指向某種語言，並非一連串毫無意義的「舌音」而已。因此，王敬宏將教會聖經中論及「語言」神恩的地方全部擅自改為「舌音」的做法非常欠妥。由卡斯培樞機負責編撰的德國最具權威的《神學與教會大辭典》第三版〈語言神恩〉詞條中特意指出：

27 蕭壽華著，〈方言、圖像領受與靈命更新的意義〉，廖炳堂編，《靈恩運動的反思》(香港：宣道出版社，2007)，頁62-63。

28 <https://v.qq.com/x/page/c0371rfq35s.html>

「*Glossolalie* 來自於希臘語 *logon*, *glosse*, 或者 *glossais*, 意為說許多不同的語言的能力, 或者表達。理解為『舌音』 (*Zungenreden*) 是錯誤的, 因為希臘語的 *glossa* (舌頭, 語言) 並非指一種舌頭的特別運動。」²⁹

3.3 「語言」神恩的神奇效果？

正如前言, 神恩復興運動將「語言」神恩定位為聖神在人內以不可言喻的歎息, 為人類向天父祈禱, 因此認為是最好的祈禱方式, 而且「語言」神恩無論對自己還是他人, 都具有奇妙的效果: 可以讓「語言」神恩者自己心安神樂; 可以使自己逐漸改變, 使聖神的果實「和平」、「仁愛」、「忍耐」、「良善」等體現在自己身上; 「語言」神恩也是最好的代禱方式, 尤其是當人不知道天主聖意何在, 不知道如何為他人祈禱時, 可以用「語言」神恩方式祈禱, 常常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可以治癒各種疾病、驅逐魔鬼等。

雖然我們不能否認某些具有「語言」神恩者有上述客觀效果, 但並非每個「語言」神恩者的「語言」神恩具有這些許諾的神奇效果。

關於使「語言」神恩者本人心安神樂的效果, 不少人反應並非如此。例如有人反應自始至終就絲毫不曾有快樂的感覺。³⁰也有人第一次經歷「語言」神恩時具有心安神樂的效果, 但之後就不再有這種美好經驗。這種現象不免令人困惑, 甚至質疑, 到底是「語言」神恩根本不具有這種效果,

29 Jacob Kremer, "Glossalalie," in *Lexikon für Theologie und Kirche*, 3rd ed., vol. 4, (Freiburg and Basel and Wein: Herder, 2009), p. 755.

30 參閱蕭壽華, 〈方言、圖像領受與靈命更新的意義〉, 頁63。

還是根本沒有真正的「語言」神恩，初次經歷「語言」者只是在一種自我想像中被自己感動？無論如何，這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

關於「語言」神恩的第二種效果，即提升個人的聖德，使個人產生「和平」、「仁愛」、「良善」、「忍耐」等德性，事實上也沒有明顯的效果。不論是中國大陸神恩復興運動的成員還是旁觀者，都發現該運動成員的聖德並沒有明顯的改善，有的甚至很差，令人非常困惑甚至反感。

神恩復興運動將「語言」神恩定位為聖神在我們內以不可言喻的歎息，為人向天父祈禱，尤其是當人不知道如何祈禱的時候。首先，正如前言，這種定位毫無根據，羅8:26-27所言「聖神扶助我們的軟弱，因為我們不知道如何祈求才對，而聖神卻親自以無可言喻的歎息，代我們轉求。那洞悉心靈的天主知道聖神的意願是什麼，因為他是按照天主的旨意代聖徒轉求」，根本不是在論述神恩，然而這種理論至今在國內的成員中廣泛流傳。其次，如果當人不知道如何祈禱就讓聖神代人轉禱，那麼置「天主經」於何地？當初門徒們正是由於不知道如何祈禱才要求耶穌教給他們祈禱，耶穌便教給他們「天主經」。換言之，「天主經」才是基督徒不知道如何祈禱時應該採取的祈禱模式，而並非「語言」神恩的祈禱。

王敬宏相信，「語言」神恩因為是聖神在我們內祈禱，因此對於醫治病人、驅逐魔鬼等具有特殊的明顯效果。他也舉出了麥克納神父及自己的經驗作證。然而，這種觀念與做法是「把祈禱『巫術化』」。祈禱與巫術的最大區別，前者不能預期結果而後者可以，前者的做法本身是不重要的，但後

者則非常注重做法的步驟過程。」³¹祈禱的效力是來自於天主的意願，而天主的意願並不被我們祈禱的方式所控制。如果天主的意願被人為方式所影響或控制，天主教與民間巫術宗教有何區別？這樣的天主還是天主嗎？

3.4 「語言」神恩的普遍性？

神恩復興運動將「語言」神恩置於極高的地位，認為是聖神臨在的具體表現；是該運動不可或缺的關鍵組成部份，在神恩聚會中必然會進行「語言」神恩活動，視「語言」神恩乃通向其他神恩的門戶與階梯。職是之故，「語言」神恩對於該運動來說，不得不成為最為普及的神恩。

如果「語言」神恩是聖神臨在的具體表現，那麼沒有「語言」神恩將被視為聖神沒有臨在的標記，也不可能成為該運動的成員；如果「語言」神恩是進入其他神恩的門戶，那麼，沒有「語言」神恩自然不能獲得其他神恩，也根本不可能成為該運動的成員。因此，按照這種邏輯推理，「語言」神恩將不得不成為該運動所標榜的最普及的神恩。換言之，所有運動的成員，都必須擁有「語言」神恩，否則將不能證明自己具有聖神的臨在，也幾乎很難擁有其他神恩。該運動也的確將「語言」神恩視為最普及的神恩，並且試圖從聖經與神學上找到支持的證據。王敬宏引用聖保祿宗徒在格前14:5的話「我願意你們都有說語言之恩」作為支持理據：「保祿曾說過，我願你們都說舌音。如果舌音神恩不是一個很普及的神恩，保祿大概也不會說這句話了。」³²

31 梁家麟，〈泛論泛靈恩運動與傳統福音派教會〉，廖炳堂（主編），《靈恩運動的反思》（香港：宣道出版社，2007），頁239。

32 王敬宏，〈舌音神恩〉，頁504。

然而，王敬宏神父引用格前14:5作為「語言」神恩之普及性的理據卻非常有問題。因為格前14:5全句內容為：「我願意你們都有說語言之恩，但我更願意你們都做先知，因為講先知話比說語言的更大」。如果前半句的內容可證明「語言」神恩的普及性，那麼下半句就應成為「先知」神恩之普及性的理據。然而，事實上「先知」神恩並沒有在神恩復興運動內成為人人可得的「神恩」，相反非常稀缺。因此，格前14:5前半句的「我願意你們都有說語言之恩」，並不能按照字面去理解，只是一個修辭性的假設而已。³³

聖保祿宗徒在格前12:28-30論及神恩的多元性時，已經直接否決了人人都說「語言」的可能性：「天主在教會內所設立的：第一是宗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師，其次是行異能的，再次是有治病奇恩的、救助人的、治理人的、說各種語言的。眾人豈能都做宗徒？豈能都做先知？豈能都做教師？豈能都行異能？豈能都有治病的奇恩？豈能都說各種語言？豈能都解釋語言？」³⁴

3.5 人為的「語言」神恩？

「語言」神恩在神恩復興運動中的理論定位，自然影響了「語言」神恩的實踐與操作。「語言」神恩作為聖神臨在的標記，作為領受其他神恩的門戶，³⁵作為人人應該追求且應該擁有的神恩，該運動自然竭盡全力使參加者領受這項神恩。按照該運動的解釋，領受「語言」神恩的方式分人工與

33 參閱梁家麟，〈泛濫靈恩運動與傳統福音派教會〉，頁235。

34 參閱蕭壽華，〈方言、圖像領受與靈命更新的意義〉，頁61-62。

35 參閱王敬宏，〈舌音神恩〉，頁503。

自然兩大類，具體包括：模仿法、引導法、強迫法、放鬆法、覆手法與聖神直降法等。所謂模仿法，乃是運動中最普遍的一種，「其方法是鼓勵追求說方言者要把『思想放開』，不要讓理性『阻礙』心靈，並且鬆開舌頭，然後跟隨一種示範的語音去說方言，直至個人可以說出方言為止。」³⁶在中國大陸天主教會內的神恩復興運動中，導師通常情況下是教導渴望「語言」神恩者不停地快速口說「阿肋路亞」，使舌頭失去控制，之後就宣告領受「語言」神恩成功。所謂「引導法」乃渴望獲得「語言」神恩者「需要已經有舌音神恩的人和他一起祈禱。他必須先學習不要用理性來管制他舌頭的動作。當另一個人用舌音神恩和他一起祈禱時，他就用舌頭作一些毫無意義的聲音。開始的時候，他仍然覺得他主動的管制舌頭的動作；可是在過程中，他會體會到不再主動地管制舌頭的動作。他的舌頭被動地被轉動和扭曲，發出一些他自己也聽不懂的聲音來，他就已經獲得了舌音神恩」³⁷。所謂強迫法，乃「把你的意志力集中在舌頭上，然後迫使舌頭發聲，久而久之，就會領受到方言的恩寵」³⁸。放鬆法乃「要求人放棄以理智控制自己的舌頭的習慣，而把控制權完全交給聖神，被動地由他來推動。所以當人初次這樣做時，會感到一種緊張。有的時候，即使在多次的嘗試下也無法放棄很多年來建立的習慣，而向這種神恩屈服。不過如果這些人渴望得到舌音神恩，在他們心情較輕鬆時，會很自然地獲得這種神恩。有些人是在睡覺前的祈禱中忽然說起舌音來；有些人甚

36 蕭壽華，〈方言、圖像領受與靈命更新的意義〉，頁58-59。

37 王敬宏，〈舌音神恩〉，頁497。

38 楊慶球，〈靈風起舞：聖靈教義與靈恩現象剖析〉（香港：宣道出版社，2007），頁77。

至在淋浴時唱歌得到舌音神恩。」³⁹覆手法乃「為人覆手祈禱，求神給他說方言的恩賜」⁴⁰。最後一種乃聖神直降法，王敬宏稱為一種「極少數的例外，就是不管人願意與否，人在聖神的強制下得到這種神恩。」⁴¹

綜合以上所述，現代神恩復興運動中獲得「語言」神恩的方式絕大多數都有人為因素參與，或者是主動模仿，或者被動誘導，或者是個人強迫等不一而足，基本上屬於一種所謂「學回來的語言行為 (learned language behavior)」⁴²。然而，這些方式與聖經上記述獲得「語言」絕不相同。聖經中關於「語言」神恩獲得過程的諸多記載，都屬「聖神直降法」，無一例外。無論是五旬節當天門徒們「照聖神賜給他們的話，說起外方話來」（宗2:4）；還是當「伯多祿還在講這些話的時候，聖神降在所有聽道的人身上。那些受過割損與伯多祿同來的信徒，都驚訝聖神的恩惠也傾注在外邦人身上，因為聽見他們說各種語言，並頌揚天主」（宗10:44-46）；以及「此外，當保祿給若翰的門徒覆手時，聖神便降在他們身上，他們就講各種語言，也說先知話」（宗19:6），都沒有任何人為的「模仿、誘導、強迫」等因素存在。聖經上這種普遍的方式，反而在王敬宏的眼中變成了「極少數的例外」⁴³，真是令人無語。「模仿、誘導、強迫」出來的「語言」是來自聖神嗎？我們不得不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39 王敬宏，〈舌音神恩〉，頁498。

40 蕭壽華，〈方言、圖像領受與靈命更新的意義〉，頁58-59。

41 王敬宏，〈舌音神恩〉，頁499。

42 蕭壽華，〈方言、圖像領受與靈命更新的意義〉，頁62-63。

43 王敬宏，〈舌音神恩〉，頁498。

3.6 偽裝的神恩？

神恩復興運動認為「語言」神恩是聖神臨在的明顯標記，不但人人可得，而且人人應該獲得，如果沒有獲得「語言」神恩，那麼一定是因為人對聖神不夠開放，而不是聖神沒有賜予這種神恩。這種思想使沒有表現出具有「語言」神恩的基督徒感受到壓力，覺得自己在天主和他人面前都不夠好，非常沒有面子。在羨慕、爭勝等心情推動下，開始模仿「語言」神恩，做出自欺欺人之舉，⁴⁴甚至會鬧出笑話。這樣的例子不是一個小數目。筆者認識的一位神父，受邀參加中國大陸邯鄲門徒班訓練營。其中一項基本活動就是要領受「語言」神恩，他也被召叫去領受「語言」神恩，然而由於屢次嘗試都不成功，最後該運動的領袖非常心急，特意將其召叫在眾人前，為其覆手，鼓勵或誘導該神父開口說「語言」，神父剛一張口，還沒有開始說，該領袖就大聲說：「對，對，就是如此」，立刻宣佈成功獲得神恩，之後草草收場。也曾經有人為了嘲笑神恩復興運動，故意「趁機亂說一通，假裝是在說方言，竟有人為他翻為廣東話！」⁴⁵令人不免懷疑當時所謂的「解釋語言」神恩也是偽裝的。

可悲的是，神恩復興運動認為「語言」神恩「可以啟動其他恩賜，叫我們更能夠受教於聖神。這種說法無形中將方言抬舉到一個至高無上的地位，信徒若不藉著這扇門戶，便不能進入神的同在之中。這些教導令一些信徒強求說方言，甚至掉進撒旦的圈套」⁴⁶。

44 蕭壽華，〈方言、圖像領受與靈命更新的意義〉，頁59。

45 滕近輝，〈滕序〉，見楊慶球，〈靈風起舞：聖靈教義與靈恩現象剖析〉（香港：宣道出版社，2007），頁vii。

46 蕭壽華，〈方言、圖像領受與靈命更新的意義〉，頁61-62。

3.7 「語言」是聖神的標記？

神恩復興運動將「語言」神恩視為聖神臨在的明顯與確定標記。只要表現出「語言」神恩的現象，就認定一定來自聖神。這種確信其實為時過早。因為不只是基督宗教中有「語言」神恩現象，在世界上許多宗教都存在著聖經上所描述的「語言」現象。⁴⁷就連中國本土的民間宗教，「或者藏傳佛教的廟宇中，敬奉的人在聚會中全身搖擺、被擊倒、俯伏在地叩拜，或大笑、大哭，也有在發出一些不知名的語音。若單看信徒的舉動，恐怕我們不能分辨他們信奉的對象是什麼。」⁴⁸

如果只要出現「語言」神恩現象，就認定來自聖神，那麼我們應該如何判定其他宗教中的「語言」神恩現象是來自聖神或者其他神明？例如基督宗教中的蒙丹派（Montanism）在第二世紀中期就曾興起所謂神恩運動。蒙丹約在172年就開始了他的所謂先知與預言神恩活動。他有時會突然抽搐，進入出神狀態，發出一連串的語言。他自稱被聖神充滿，是聖神要藉助他的口來向人類講話。他宣稱昔日天主曾經在基督身上顯示為人子，現今則在自己身上顯示為聖神。蒙丹宣稱：「我不是天使，也不是長老，我就是主上帝，我來了」⁴⁹。蒙丹身上的「語言」神恩現象是來自聖神嗎？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因此，雖然我們不能排除神恩復興運動中某些成員的

47 參閱Jacob Kremer, "Glossalalie," in *Lexikon für Theologie und Kirche*, 3rd ed., vol. 4, p. 755.

48 朱秀蓮，〈回應「方言、圖像領受與靈命更新的意義」〉，廖炳堂（主編），《靈恩運動的反思》（香港：宣道出版社，2007），頁76。

49 Epiphanius, *Against Eighty Heresies* 48:4. 轉引自林榮洪，《基督教神學發展史》（香港：宣道出版社，1990），頁66。

「語言」神恩現象是聖神的工作，然而也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例如，有不少宗教學家嘗試將這個現象，從深度心理學進行理解，認為是人內部無意識部份不受控制的表達，由於進入一宗教團體或者受其他人影響而釋放出來。⁵⁰

結語

正如前言，神恩復興運動在普世教會層面來說，都是一個全新現象，整個天主教會都缺少足夠的理論與經驗，因此中國教會也沒有充份的資源可供借鑒。不過，「語言」神恩不但關乎該運動在中國教會的發展與未來，更關乎中國教會的整體形象與未來，不可不慎。中國教會神職人員與平信徒應小心翼翼。不但該運動中其他神恩現象諸如「醫治」、「先知」、「預言」等需要分辨神類，「語言」神恩現象也急需分辨神類。而判定神恩的標準是果實，不是任何奇蹟異能。⁵¹

50 Jacob Kremer, "Glossalalie," in *Lexikon für Theologie und Kirche*, 3rd ed., vol. 4, p. 755.

51 參閱 Robert T. Sears 著，陳寬薇譯，〈領受聖神〉，《神學論集》46，頁586。